

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

蓮蓬題



梁羽生及其武俠小說

韋清編

增訂本

偉青書店出版

梁羽生及其武俠小說

韋清編

*

偉青書店出版
學林有限公司發行

九龍紅磡鶴園街二號G
恒豐工業大廈12樓E2座

總經理

利通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紅磡民裕街
旋凱工商中心八樓C座

永生印刷公司承印

九龍馬頭圍道二三二號

*

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再版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編者說明

有人說新派武俠小說的興起是戰後海外華人文藝的一個特色，而梁羽生則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創者。因此我們認為對梁羽生及其武俠小說作個研究，應該不是無意的事。

有關梁羽生其人其書的評述，散見於香港、星、馬、美洲各地中文報刊，數量甚多，我們只能選擇比較有代表性的幾篇。這些文章在評述梁羽生作品的同時，有時也不免談及其他武俠小說作者，爲了讓讀者對新派武俠小說得到比較全面的認識，我們都一概保留，不加刪節。

現在將本書收輯的五篇文章，註明出處。

「劍氣簫心梁羽生」原載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五日至四月二十八日的香港《新晚報》。
作者龍飛立是該報的專欄作家。

「雜寫梁羽生」原載一九七七年香港出版的《鏡報》月刊第一期，作者秦西寧（在《鏡報》的筆名為「項城」）是著名的小說家。

「寓詩詞歌賦於刀光劍影之中」，原載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《南洋商報》。作者尤金是新加坡知名的女作家，新加坡《南洋商報》的記者。

「我看武俠小說」，原載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《學苑》雙週刊。作者吳鴻深是香港大學學生。

「金庸梁羽生合論」，原載一九六六年一—三月份《海光文藝》，作者佟碩之是香港某報的總編輯。

附錄：「從文藝觀點看武俠小說」，是梁羽生應「新加坡寫作人協會」的邀請，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所作的專題演講。經新加坡作協整理後，由該會會員趙寧摘錄其中較為重要的部份發表。原載新加坡寫作人協會主編的《文學月報》第十二期。（一九七七年九月）

目 錄

劍氣簫心梁羽生·····	龍飛立	(一)
雜寫梁羽生·····	秦西寧	(四)
寓詩詞歌賦於刀光劍影之中·····	尤 今	(五)
我看武俠小說·····	吳鴻深	(三)
金庸梁羽生合論·····	佟碩之	(七)
附錄：		
從文藝觀點看武俠小說·····	梁羽生演講 趙 寧摘錄	(二六)

劍氣簫心梁羽生

龍飛立

少年夢幻筆底波瀾

卅多年前，一個十八歲的少年，因避連天烽火，來到桂東一處千巖競秀的好地方。他沉迷詩詞，被同行的年高學者評爲「格調悽惋，非少年所宜。」他思潮翻湧，不能自已，遂作《水龍吟》一闋：

「天邊縹緲奇峯，曾是我舊時家處。拂袖去來，軟塵初踏，蒙城西住，短鉏栽花，長詩佐酒，幾回凝竚。慣裂笛吹雲，高歌散霧，振衣上，千巖樹。莫學新聲後主，恐詞仙，笑儂何苦，摘斗移星，驚沙落月，闌開雲路。蓬島舊遊，眞嶠新境，從頭飛渡，且筆瀉西江，文翻北海，喚神龍舞。」

好迫人的氣勢！也許在那個時候，一個丰神俊秀，豪氣干雲的名士型俠客，已在少年心中浮沉不去，也可以說：這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少年，已把自己代入了心儀神往的偶像中……。

這個故事有個武俠小說氣息極濃的開頭，發展下去，也未見平淡。少年詞人往後南來，在一間報館做事。一九五四年，港澳爆出一件「吳陳比武」事件。太極派吳公儀、白鶴派陳克夫，在澳門擂台比武，太極高手一拳打中對手鼻子，以和局終場，轟動一時，各報爭相報道渲染，不在話下。

詞人老友中有位某報老編，條地心血來潮，要搞一篇武俠小說。那時本港的大報向來是不登武俠小說的，時間緊迫，一時間找誰來武而俠之？主編忽然想到：詞人素以「雜才」著稱，便一把扯住不放。詞人正主持一個成功的信箱，哪裏肯依？主編把心一橫，硬是在報上先登了個預告，說是明天有精采武俠小說見報。詞人嚇慌了，只好爲友犧牲，夤夜趕寫。却不料一寫就是廿三年。

詞人日後曾感慨道：「青春歲月都在『刀光劍影』中虛度了。是該埋怨朋友還是埋怨自己呢？話說回來，我疏懶成性，天資亦薄。不寫武俠小說，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有成

就，還是該埋怨自己的。」

故事的主角當然是梁羽生——大名鼎鼎的「新派武俠小說創始人」。那張發表了梁羽生第一篇武俠小說的報紙，是香港的《新晚報》。

牛矢山房研經論史

一九四三年，抗日戰爭期間，梁羽生故鄉淪陷。多少年輕學子因此學業中斷，何等慘痛！梁羽生却幸而得到幾位學者的指點，終身受益不淺——原來廣州淪陷後，一批學者逃難到桂林去。桂林後來也失守，學者們只好再避難到桂東一個小縣城（蒙山）。高中剛畢業的梁羽生，恰好也在那兒。

他們當中，今日在香港的，有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簡又文教授，曾獲法國漢學獎的饒宗頤教授等。十八歲的梁羽生，因為一首感慨家國興亡的詞，得到兩位學者的賞識：

水龍吟

湘戰失利，八桂騷然，感而倚此。

洞庭湖畔斜陽，而今空照銷魂土。潛然北望，三湘風月，亂雲寒樹。屈子猶狂，賈誼何在？搵新亭淚。悵殘山賸水，亂蟬高柳，淒咽斷，瀟湘浦。又是甲

申五度，聽聲聲，病猿啼苦，滿地胡塵，誰爲可法？橫江擊鼓。覓遍桃源，唯有蒙城，烽烟猶阻，問甚日東風，解凍吹寒，催他冬暮。

就在這個小縣城中，梁羽生按中國傳統拜師儀式，拜簡又文爲師。簡教他唸中國歷史，簡夫人則教他英文。饒宗頤等幾位，對他的詩詞造詣，影響頗大。（饒宗頤先生不以詩詞名世，詩詞其實寫得甚好。）

小縣城失守後，衆人只好再避難荒山。抗戰歲月，苦不堪言。簡又文當時就是住在一戶農家的牛房。後來他請畫家葉因泉畫了幅《牛矢山房課子圖》，饒宗頤給他題畫，

中有句云：

「虎尾何堪青草瘴，牛矢竟似黄金台。

厚地高天存正氣，百沴千劫思人材。」

避難生活之苦可見一斑，十九歲的梁羽生，當時就在那座「牛矢山房」之中，得到與一班學者研經論史的機會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投降，八年苦難終告一段落，在桂學者無不歡欣雀躍，喜極流涕。這一年簡又文自桂返粵。梁羽生因為要投考嶺南大學，也隨簡家偕行。路上梁羽生忽下痢疾。那時美國出產的什麼「邁仙」新藥，售價奇昂。簡夫人藏有兩顆，視之救命仙丹。但也慷慨拿出，把這弟子的病給治好了。

船順蒙江下行，出珠江口時。這位少年詞人心潮澎湃，詞興遄飛，賦詞一闕：

木蘭花慢

乙酉秋，余隨馭繫師（按：即簡又文）自桂返粵，舟中賦此。

謝西江萬頃，瀉珠海，送歸船。盡洗滌風沙，冲殘塵跡，愁鬱都捐，離亂慣聞
擊鼓，聽潮聲，猶似警頻傳。八載滄桑歷劫，浪花淘盡華年。波心月影盪江圓，照
澈舊山川，問洪楊故迹，至今遺幾，不付秋烟？百年難得逢知己，避荒山，治學發
幽潛。吩咐輕舟且慢，待君遙望金田。

這首詞，後來曾在廣州的報紙上發表。

超級名士張丹楓

刀光劍影廿四年。梁羽生筆下湧出的人物，何止百千。其中塑造得最好的是誰？——
最近一次交談中，筆者問作者。

「還是張丹楓。」梁羽生笑笑說。

十一年前已有人寫過：「金庸擅長寫邪惡的反派人物，梁羽生則擅長於寫文采風流
的名士型俠客。佯狂玩世，縱性任情，笑傲公卿一類人物。」（見佟碩之作「金庸梁羽

生合論」)

同一篇文章的作者，提到梁筆下性格最突出，給讀者印象最深的幾個人物，如《萍踪俠影錄》中的張丹楓，《白髮魔女傳》中的玉羅刹，《雲海玉弓緣》中的金世遺……後二人雖不會「出口吟詩」，但就其氣質來說，也還是名士型的。

說到這兒，我想起人家評論短篇小說家白先勇的一段話：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，沒有任何一位作家，刻劃女人，能够勝過他的。」且不管這句話如何，倘把「中國」改爲「港台」、「女人」改爲「名士型俠客」，恐怕可用以概括梁羽生的創作特點吧？

相國公子張丹楓，雍容瀟灑，才調風華。他的身世和品格，集中了作者所神馳的一切內心和外表的美。「那時我剛結婚，三十來歲，正是意氣風發，也許有點希望自己是張丹楓罷！」梁羽生大笑道。瞧那神情，當年作者真是把從少年時就激動自己的理想，傾注到這濁世奇男子身上去。

梁羽生武俠小說的特點，是「兼有歷史小說之長」。當中最好的一部我認爲是《萍踪俠影錄》。全書以明代土木堡之變爲背景，寫于謙對蒙古抗戰事迹。相當忠於《明

史》。其間穿插張丹楓與仇家後代雲蕾之間一段深沉淒愴的兒女之情。張丹楓的先祖，乃是曾與明太祖中原爭霸的張士誠。以私鹽販子而崛起，在蘇州建立大周，欲得天下。末了却敗於叫化子出身的朱元璋，被朱沉屍長江。張朱兩家有血海深仇，張士誠遺孤遠走蒙古。幾代幫助瓦剌整軍經武，欲借瓦剌兵力與明朝再爭江山……。

張士誠的第三代，却出了張丹楓這樣一個心連廣宇、高瞻遠矚的「逆子」。他看穿父輩爲一家一姓爭天下，不惜借助瓦剌的作法，是糊塗狹窄違反百姓利益的。在內憂外患的深重危機下，憑一身驚人武藝、滔滔辯才，肩負國家民族重任，奔波於塞北中原之間，屢建奇功……。

他胸有丘壑，却從不矯情飾俗。「亦狂亦俠真名士，能哭能歌邁俗流」，活脫脫勾出人物的精神風貌。他善哭能飲，教人想起同樣善哭縱酒的魏晉名士阮籍，然而絕不似阮籍稽康的消極避世。他甘願拋却富貴榮華，把祖傳寶物地圖獻給于謙，以作「捍衛國家的義兵軍餉」。情節似脫胎於虬髯客獻資產以助李世民的故事。但虬髯客爲的是「真命天子」不可抗，張丹楓爲的却是人間正義，蒼生安寧。梁羽生是有意寫得比虬髯客境界更高了。



佳視的《萍蹤俠影錄》拍到二十集時，梁羽生曾說：「倒還滿意」。圖為飾演雲蕾的楊盼盼。梁羽生說：「這女演員竟有幾分雲蕾的氣質，有內心表演。」陳強的張丹楓呢，「不錯的了。」

張丹楓與雲蕾經受的情感磨折，教人想起納蘭詞的《畫堂春》：「一生一代一才人，爭教兩處銷魂。相思相望不相親，天為誰春？」這段沉摯蘊藉的感情，和家國命運又有機地交織在一起的，這就比一般的兒女纏綿超脫了。

只是在塑造這古代型知識分子方面，梁羽生似乎至今仍未能自我超越，豈不可惜？

何以迷上納蘭

「作爲五百多年前一位貴族子弟，張丹楓真能具有這許多進步思想麼？」在一次見面中，我曾這樣問梁羽生。

他想了想，笑說：「也不能說是進步得不真實吧？這個在蒙古長大的漢族少年，對身邊許多現象有所懷疑，內心矛盾：『究竟倚助外族力量，爲一家一姓爭奪天下對不對？』產生這種質疑的歷史條件還是具備的。」

「冷處偏佳，別有根芽，不是人間富貴花」。梁羽生所塑造的，是貴族階層中一個清醒人物。這種現象在歷史上並不少見。倘若你知道梁羽生深愛納蘭詞，你也許會揣摩：張丹楓的原型，實在是清代的第一詞人、相國公子納蘭容若。

「納蘭就是如此：他一生享盡富貴，却極厭惡宮廷生活的虛偽無聊。」
梁羽生迷上納蘭，從十七、八歲就已開始。「爲什麼情有獨鍾？」「也許生成氣質

相近吧！那時候自己是公子哥兒，不通世故，總覺得和納蘭非常的有緣份……。」

少年時代迷戀的偶像，既有「代入感」，和自己的家世教養，總不免有相似之處。梁羽生家中世代書香，外祖父是前清舉人。說來和「武」字大有淵源——曾留學日本，學習軍事。回國後，在清末廣西提督（相當於今省軍區司令）蘇元春手下，當一名軍官，官至標統——相當於團長級的軍官。

梁羽生外祖父姓劉名瑞球，字劍笙。辛亥革命時，雖知清室氣數已盡，大勢不可抗；但自己是清朝軍官，却没有勇氣參加革命。於是歸隱田園，以填詞下棋度日。著有《眉隱集》，「小有名氣」，梁羽生說。

王半塘與趙文炳

梁羽生的小說喜用舊回目，而且詩詞氣息濃鬱，這是他寫武俠小說的不同人處。「瀚海風砂埋舊怨，空山烟雨織新愁」。就是很美很工整，頗堪吟咏的佳作。

《鳴鏑風雲錄》有一回是「荒原鏢客驚鳴鏑，月夜佳人響佩環」。電影感強，兼又